

## 城市的新年乡愁

很多人住在城里多年,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台北时也是如此,许多南部上来的孩子分明在台北落地扎根,事业有成,家庭美满,几十年之后还是自称台南人、嘉义人,仍有“台北不是我的家”的感悟。

的确我也到了一个年纪,住在其它城市的时间加起来超过我童年的台北,近乡情怯,现在我也不敢自称台北人。因为今日的台北对我来说,就像白先勇笔下的那些“台北人”其实是上海人,他们要将这座城市堂而皇之称作是自己的,于历史于情感,总难免心虚一点。

难道,城市真叫人有无根的感觉?还是,乡愁其实就是怀旧,因为对青春的眷恋与成长家庭的依赖,对时间流逝的无力阻

挡,或对生命现状的不满,导致人们想要回去过往的渴望。而大城市的瞬息万变,残酷而无情,更加深了这种看尽世间繁花落尽终究无可挽留的生命空虚感。

尤其到了年节,感触特别深。城市唱起空城计。没人留在自家城里过年。在乡间,游子通通要从四处归来,在城市,所有人皆为游子要向八方散去,即使不用归乡的城市人也要趁长假举家出门旅游,下乡去玩或出国观光。留在城里过年的人竟然大多数是游客。譬如纽约,每逢圣诞节以及新年,剧场爆满,一票难求,购物商店抢购人潮汹涌,街道全是拿着地图走来走去的外国人,餐厅里坐满看不懂英语菜单的顾客,即使听见美国口音,也是从外地来的游客。那些平日以纽约为家的人全不在家。

城市鼓励流动,阶层流动、金钱流动、人才流动、信息流动、商品流动等各式各样的流动,具有不断向前追求的气质,也就是本雅明描绘的新天使,凝视着过往,却身不由己被进步的暴风推往他背对的未来。怀旧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城市乡愁,没有了城市的毁灭性格,也就没有对进步力量的反思。

年假喜庆间,城市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,就像一个盛装华美的新娘即将嫁给新的一年,迎接新生活,街道川流着陌生新面孔,我想起波特莱尔的诗句:“我曾当过的那个人所剩不多,留住他的记忆!”然而,回忆只是受苦的新形式。”

(作者:胡晴舫,转自《深圳特区报》,有删节)

## 香雾

大雾。稍远处的水泥森林已淹没在乳白色的雾霾中,仿佛杨万里诗意再现:“满城烟霭忽然合,隔水人家恰似无”。倘若将雾霾换作烟霭,眼前不正是极富诗情画意的美景吗?

古人的诗画里,雾是对景抒情的常用道具。还是杨万里的诗,秉笔直写《晓雾》:“不知香雾湿人须,日照须端细有珠。”李贺出手诡谲,描绘了“现代感”十足的奇画:“江中绿雾起凉波,天上叠嶂红嵯峨。”黄遵宪吟于窗前灯下:“雾重城如漆,寒深火不红。”寒夜,城里漆黑一片,灯火朦朦胧胧……

检出《迷雾森林》播放,是想参照着听听阿尔卑斯山的雾。碟片名为《迷雾森林》,含十四首曲子,有《朝阳》,有《落日》,有《满天星》,有《蓝珊瑚》,更有《款款柔情》的《真爱》……那音符一尘不染,空灵缥缈,听得心境也清朗洁净。然而,雾呢?没有一首有雾呀?莫非瑞士人早已对雾存了戒心?

元宵夜,是财神粉丝的狂欢之夜。随着夜色渐降,已有零星的鞭炮噼啪声在热身……

(作者:戴逸如,转自《新民晚报》)



## 这些少数民族群为什么成功

怎么解释犹太人、亚裔等美国优异族群的成功?有两种流行的解释:一是智商,即天生的基因。一是社会经济条件。一度引爆公共舆论的智商研究名著《钟曲线》,就称亚裔的智商高于白人,黑人的智商则低于白人。强调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则指出,移民本身就是个自我筛选的过程。这些移民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,子女自然有竞争优势,无法和美国一般的人口相提并论。

“虎妈”蔡美儿和她的犹太丈夫的《三重组合》则拒绝了这两种解释。首先,在美国,许多族群在成功之后又衰落,使智商、基因的理论缺乏说服力。第二,看看考入史岱文森高中这种精英高中的华

裔子弟,他们并非仅仅是中国留美博士的孩子。许多家长就在唐人街的餐馆打工,不会说英语,不管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还是在美国社会中,都属于“没文化”的群体。社会经济背景无法解释他们孩子的成功。

更重要的是,成功族群并非仅限于犹太人和亚裔,还有来自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移民。比如,古巴移民刚到美国时属于赤贫阶层。但到了1990年,第二代的古巴移民比起一般的非拉美裔白人,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可能性要大一倍。

如果种族、社会经济背景不足以服人的话,什么因素才能解释这些族群的成功?那就是文化。文化

规范着社会行为,社会行为缔造了人的成功。许多人都知道这样的古训: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要改变命运,首先就要塑造良好的性格。而性格,并非全然先天的,是可以被后天环境塑造的。

上述这些成功少数民族裔,虽然彼此之间文化差别很大,但都分享着三个共同的特征:超人情结、不安全感感和自制力。这三个特征的结合,构成了他们成功的密码。任何其他种族,只要破解了这些密码,并能够依照其原则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,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成功。探讨和检视这些密码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。

(作者:薛涌,转自《南方都市报》,有删节)

## 走出信息过量的焦虑

互联网的出现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。但也应注意到,它还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,现在仍未尘埃落定。

互联网海纳百川的信息存储功能,独特的链接方式,以及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便利化,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、思考方式,也在改变千百年形成的印刷文化的阅读思维方式。由此而带来的思维跳跃、碎片化,缺少深度,专注力的丧失等,都是新现象。

沉迷网络,让很多人已不太可能较长时间集中精力去看一本书,写一篇文章,通常都是不断地打开电脑或手机,看看有没有新信息。大家很容易变得心不在焉,注意力

不集中。如果记忆完全依赖互联网,依赖百度、谷歌,那记忆就可能沦为技术化,生物记忆变成物理记忆,这对人类的感情、性格、思维的形成会有什么影响?

信息爆炸,信息过量,也可能会对青年人心理产生负面影响。这些年我们生活条件普遍比以前好了,但焦虑也多了。这是为什么?除去我们通常想到或者议论到的那些看得见的原因,比如社会转型、市场化等等,恐怕也有信息过量的原因。起码可以断定,信息过量,总是来不及过滤、处理,信息流如同大海波涛一样不断从集、翻滚、冲击人们,这可能会产生很大问题,包括社会心理问题。特别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现

在很随意,真真假假,鱼龙混杂,某些负面的东西,可以无限放大。这些每天都在缠绕冲击人们,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心态。

面对信息过量现象,年轻人要有自觉,那就是通过学习让自己具备一点信息传媒素养。知道现代信息传播的规律,既要接受它,又要看穿它,不是被动面对,不是被裹挟。

在今天这个普遍焦虑的环境里,一个人要完全不焦虑很难,但能清醒意识到这点,减少一些困扰与烦躁,也许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有质量。以我的经验看,读书和写作也许是一种方法。

(作者:温儒敏,转自《人民日报》,有删节)

## 童年的功夫

女儿小时候上过几天游泳训练班,当初觉得应该学会这个,也没太当真。没想到进步飞快,练了半个月,从一点不会到能游一公里。再后来,去美利坚做一年交流生,对方问有啥爱好,女儿毫不含糊说游泳,于是进了学校的游泳队。

美国佬做事认真,一板一眼,你进了校游泳队,必须刻苦训练。邻居有个女孩也在游泳队,每次下水,先痛痛快快地哭一场,哭完了再练,一游就是四千米。女儿不好意思哭,写信向我诉苦抱怨,说胳膊肿得像头熊。女孩子像熊总是不太好,赶紧写信让她放弃,游泳不过玩玩,这么认真干什么。

明知道童年学点什么不是坏事,明知道强迫小孩子学这学那不好。事实证明,小时候学没学,有无童子功,结果完全不一样。常见的励志故事告诉大家,很多天才与常人不一样,天才必定有原因。有的孩子天生喜欢,喜欢钢琴小提琴,热爱临帖和素描。现实当然不是这样,大多数时候,小孩子还是要逼,童子功多少有些血腥。

书法家孙晓云说起写字经验,认为儿时练过一年,相当于成年人十年。这话小孩子未必能听进去,成年人听懂了也没用。人生不可能走回头路,我们已经老了,老狗学不会新玩意。女儿除了游泳好,还会弹钢琴,还能说一口流利英语,现在想想,都属于童子功,当时花点工夫,也没费什么大事,很容易。

过去许多年,一直在留心南京老照片,作为一个成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人,始终觉得鲜活图像更具有说服力。有几个喜欢收集老照片的朋友,收藏十分丰富,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。老照片上的图像直截了当,激动人心,很轻易就唤起了历史记忆。可惜很多场景并没有影像记录,因此不得不借助口述,不得不用文字来补充。

为弥补没有影像资料的遗憾,《扬子晚报》文化记者蔡震有点别出心裁,居然凭着童年记忆,画了一大堆当年的老房子。都是用彩色铅笔画成,完全靠线条和色彩,十分独特,当然也相当有趣。毫无疑问,这是种非常无奈的历史记忆,同时也是童年功夫的展示。他小时候学过绘画,有很不错的童子功。

从这些曾经的画面上,可以看到当年的影子,看到过去的岁月。人生常常忍不住回忆,在回忆中,一切皆美好,带着光环。但目送,芳尘去,锦瑟年华谁与度。在回忆中,有我们的童年,有父辈的童年,自然也有城市的某些童年。伫倚危楼风细细,望极春愁,黯黯生天际。太多老房子早已没有踪影,就跟我们逝去的童年一样。

童年功夫成为回忆利器,可以对逝去的岁月进行维护,这个还真有些意想不到。

(作者:叶兆言,转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

## 公路上的一双翅膀

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。有个人在路上见到一只被轧死的鸟,他清除了那具被轧扁的尸体,但怎么也不忍心清除落在路上的一双翅膀,所以他留下了它们。他为什么这么不忍心呢?那一路上,我先拍了一些夏季开在岩石缝里的小花,紫色的,白色的,青绿色的,然后就看到了壮烈的它们。

一对鸟儿落下的翅膀,在大西洋海边,让我想起此生那些无法实现,但一直不曾忘记的理想,那是一个人的初心。

(作者:陈丹燕,转自《文汇报》)